

垃圾堆裡尋寶 紙張玩出新意 年輕設計師闖米蘭

香港設計變不停(二)



利用牆紙製作而成的錢包。伍麗微攝

四年前，張璋晉 (Kevin) 離開大公司，那時大家為堆填區快滿了而爭論不休，他卻靈機一觸，利用膠樽做了一個擴音器。口耳相傳下，這個環保設計竟被「相中了」，拿去德國、新加坡、首爾展覽。

三年前，阿虫與大學同學 Mic 偶然成立了 Stickyline，玩票性質地設計了幾頂「頭盔帽」，參加設計市集，沒想到反應超好，後來竟得到為獨立樂隊 Pixel Toy 及王菀之設計演唱會服裝的機會。隨後工作愈接愈多，打響了知名度。

兩人今年同時獲邀參與即將舉行的米蘭設計周，作品在設計之都亮相。一個是理想主義者，一個是打不死的鐵人，到底他們堅持甚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三年前，Stickyline 第一次參加設計市集，其紙製作品「頭盔帽」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設計讓生活更好

不諳設計者，大概會覺得設計師這個頭銜有型有格，起碼不像其他職業般顯得俗套。但在香港這個商業城市，設計這種「食腦」的行業，也免不了與「商業化」三個字掛鉤，學院出來的設計學生很快就在「大染缸」裡磨蝕了理想。

張璋晉是一個例外。這年頭，很少人會將學校、老師教的東西掛在嘴邊，但張璋晉偏偏會說，「學校是這樣教的。」理論與實踐是有距離，讀產品設計出身的他，畢業後在一家電池公司做設計工作，做了一年，受不了，毅然辭職。他對於公司只變換物件的外殼，便以「新產品」的名義推出市場這種做法存疑，而設計師的工作就是不斷畫「新的外殼」，「原來我們的行業是這樣的！」張璋晉恍然大悟。

適逢當時大家都為堆填區的問題吵得沸沸揚揚，張璋晉轉而一想，「我們這麼多垃圾，有沒有辦法可以把其中一部分轉化成產品？」



文件夾在 Kevin 的創意下，化身成喇叭。伍麗微攝

他發現舊公司附近的糧油廠每周都會丟四個白膠樽，就把這些搬回家，動動腦，動動手，加個喇叭，接上線，竟成為一個設計感十足的擴音器。與致勃勃下，他參加了一些手作市集，又報名參加香港設計大使舉辦的 Detour，帶着膠樽周圍走。幾個月後，他被選去德國設計周交流，「我揹着八個樽，就這樣飛去德國。」後來德國那邊有人希望他大量生產擴音器，但礙於價錢被壓得低，而張璋晉一個人也沒法大量生產，所以拒絕了這個邀請，這是後話。

「手作市集、Detour 這些都是很好的平台，讓你的作品可以曝光，我經常鼓勵師弟妹多利用這些渠道去展示自己的作品。」之後首爾藝術博物館又邀請他去那邊參展，策展人在香港看過他的作品，覺得他的作品很有意思。去年，一個在 Detour 認識的新加坡朋友找他過去參展，「他是自己想搞一個展覽，剛好有個空出來的空間，位置挺好的，下面有



這是 Kevin 的第一個作品——膠樽擴音器。伍麗微攝



張璋晉與其得意之作「車胎吊燈」。伍麗微攝

一些酒吧，上面就用來做展覽。」當地設計學院的學生都來參觀，反應不俗。

除了膠樽擴音器，他後來又設計了文件夾播放器、牆紙錢包、車胎吊燈等產品。每一件產品的「面世」都是機緣巧合，因為剛好「遇上」了適合的廢料，又剛好找到廢料供應者，才能做出一式一樣的產品。「有些事很講緣份的！」張璋晉笑言。

後來為了大量生產，他嘗試找深圳的工廠幫忙製作，但他要麼辦法把膠樽運回深圳，那邊反倒跟他說，「你不用那麼辛苦，我們這裡的膠樽一個才兩塊。」用錢買，事情就變質了，不再是「善用」廢料，反而變成了垃圾「製造者」。張璋晉拒絕了，這時聖雅各福群會庇護工場經理找他，與他洽談合作，讓他有一個固定的地方設計、研發產品之餘，產品又可以讓庇護工場一百多個的學員幫他大量生產。

從家裡默默做，到工場大量生產，張璋晉是少數自立門戶、冒升得很快的设计師，但他還是那句：「讀書時老師教我們設計要幫助人。」標準的理想主義者。不過他也用行動告訴大家，理想不一定觸不可及。



Stickyline 其中一位成員阿虫。伍麗微攝



Stickyline 繼續發掘紙的可能性，為 Daydream Nation 的服裝櫥窗設計了一件裝置品。



去年 Stickyline 參加德國設計大使交流計劃的竹林燈。

良性競爭推動行業

三年前，創新中心的设计市集上出現了幾項趣怪的「頭盔帽」，而阿虫與 Mic 組成的 Stickyline 也第一次現身。這幾頂帽子的玩味之處在於套用了香港的建築物，如文化中心、ifc、太空館等，入場人士可以戴着帽子擺 pose，拍下一張張搞鬼的照片。照片在網上傳開了，之後 Stickyline 以同樣的方式，在设计市集上再玩一次，結果，竟收集了過千張照片。

頭盔帽的成功，為 Stickyline 迎來了第一個邀約——以紙為基礎，為 Pixel Toy 的音樂會做了一頂紙帽子。過了不久，另一個朋友竟邀請他們為王菀之的演唱會設計兩套「紙衣服」。

兩次服裝設計的成功，開始讓他們思考紙這個載體。「當初會以紙為材料，純粹是因為我們沒錢，但原來紙的可能性很大。」阿虫說，每個人的強項，同時也是他的限制，但慶幸的是紙是很自由的媒介，能夠做的花樣、形式非常多。記者不禁想起剛得到普利茲克建築獎的日本著名建築師坂茂，他也是一個「用紙奇才」，設計出紙木宅、紙教堂等地標。

Stickyline 後來項目愈接愈多，幫時裝店 Daydream Nation 設計了一個「半馬」裝置；為髮型屋設計了兩盞燈；為一個服裝品牌的活動做了一條鯊魚；去年更受連卡佛之邀，做了幾個項目。

Stickyline 成立之初，阿虫辭掉做了五年的包裝設計工作，那時沒有收入，出去吃飯配凍飲要加兩元，阿虫窮到連兩元都不浪費，「我終於明白點解壓力可以迫到人去跳

樓。」Mic 則一直維持原來的玩具設計工作，Stickyline 有項目也照做不誤，最誇張的是前一天去澳門做準備工作，做到第二天早上七點，Mic 趕船回香港上班。兩個人，一個收入不穩，一個日日捱夜，拍拍頭頂死頂下去。「我們不太考慮價錢，只希望可以做得好玩一點。」

生活入不敷支，捱下捱下倒也捱過最辛苦的日子，有一天，阿虫赫然發現自己不再抱怨，「原來我已經過了最辛苦的階段。」去年，除了接到連卡佛的項目外，兩人膽粗粗試報德國的設計師交流計劃，最後入選了，得到獎金，前往德國參展。設計的竹林燈作品竟被畫廊的負責人看中了，買了回去。

一起去德國的還有幾個本地創作隊伍，不打不相識，之後遇上其他活動、比賽，阿虫都叫大家一起報名。「香港做創作的人不夠團結，大家都收收埋埋，做起來很吃力，如果香港人可以一齊向前行就好！」阿虫說，香港設計比不過外國，而人才又不夠內地多，處於很尷尬的位置。「比賽很公開，我收收埋埋，贏了也沒意思，大家一起比，失敗了可以促進我進步，改善自己的不足，得益反而更大。」

他笑着分享之前玩 online 遊戲組隊時，贏了大家反而把打下的武器讓給最弱的他，「不是將最好的留給自己就一定會更強，身邊的人好對大家都好，這樣香港的設計環境才會更好，你咪係即係等於我叻！」

良性競爭，輸贏又何妨。

又愛又恨

文：余綺平

又愛又恨

英國一位擁護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先鋒最近逝世。他從政五十年，影響英國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重要決策，是近代重量級政治人物。他的離世，讓英人重新檢討那些令民眾又愛又恨的日子。

英國極左派元老彭東尼 (Tony Benn)，曾任職三屆工黨政府的內閣大臣及黨主席，上月逝世，享年八十八歲。在政壇叱咤風雲的日子裡，他認為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但是，他在一九七八年擔任能源大臣期間，卻向政府施壓，禁止出售鷓鴣式垂直升降戰鬥機 (Harrier) 給毛澤東的中國。

鷓鴣式戰機由英國研製，可用作短距離空中支援和戰術偵察，去年底已退役。中國僅有一架，是一九九六年從英國戰爭博物館作交換機，現放在北京航空博物館，這是後話。

彭東尼出身貴族家庭，牛津大學畢業，他二十五歲參政，任國會議員近半世紀，曾任郵政總局局長、技術部長、工業大臣和能源大臣。彭東尼是虔誠的社會主義者，他希望二戰後的英國成為福利國家，鼓吹工業國有化、工人階級要奪取富人財權、廢除皇室、設立免費醫療和教育……他曾發動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為工人爭取權益。

彭東尼的極左思想，刺激了工黨政府及工會內的過激行動，曾令英國陷入一個無法控制的災難性局

面。一九七九年彭東尼任能源大臣時，出現了英國歷史上著名的「不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

一月初，首先是福特汽車廠工人成功爭取到加薪百分之十七，觸發全國各行業基層職工爭取加薪工潮，部分行業更要求加幅達兩成半。

到一月底，全國四大公營機構逾一百五十萬工人參與罷工，令醫院、學校、機場、垃圾場、墳場，全部陷於癱瘓，造成垃圾堆積如山、屍體無人處理，連麵包工人也罷工，出現恐慌性搶購麵包的情況。這場大罷工，嚴重影響民生，導致民怨沸騰。

該年的一月份，剛好錄得連續四星期氣溫持續低於攝氏零度紀錄，是十六年來最寒冷的冬天，「不滿的冬天」成為這次大災難的代名詞。全國罷工浪潮到二月底才逐漸平息。到五月，盡失民心的工黨政府在大選中落台，從此在野十八年。



彭東尼 (右) 和克勞出發去示威遊行。

彭東尼屬於左翼中的文鬥派，無巧不成話，英國左翼武鬥派勇士克勞 (Robert Crow) 正好和彭東尼同一星期逝世，《星期》周刊以「最後的左派」為題，批評克勞的行為。

克勞自二零零二年起擔任英國倫敦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的總書記，在他領導下，倫敦地鐵工人不斷要求加薪和罷工。《每日郵報》指出，訓練一個半文盲者擔任地鐵司機，只需數天，但司機的年薪如今可高達四萬五千英鎊至六萬鎊，相當於一個飽讀詩書的中學副校長或醫務處管理層的年薪。

克勞發動的地鐵連年罷工，令數以百萬計的上班族苦不堪言，而地鐵員工的高薪厚職，卻導致地鐵年年加價。媒體抨擊他恐嚇和掠奪納稅人的錢包，以滿足工會員工的私慾。

兩位左派同時逝世，英國媒體慶幸他們生前的社會主義理想沒有完全達到。

港式戲劇往北闖

一個小小的黑盒，匯聚六台戲劇，而所謂的「黑盒」，正是大家對小劇場的暱稱。廣州大劇院的小劇場將在四、五月正式推出「小戲園子蛋」系列演出季，無論是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態，還是古裝現代的思想衝突，或是濃妝豔抹的品味時尚，來自台北、北京、香港和長沙的六台小劇場作品十一場演出將讓觀眾輕鬆找到合口味的小戲劇。

早前，北京明戲坊戲劇工作室《我這一輩子》、《貓城記》、《離婚》的編劇兼主演方旭，及香港黑目鳥劇團的創始人、《去你的愛情》導演鄧世昌率先來到廣州和當地戲迷探討北京和香港的劇團發展狀況，以及分享兩地劇團的創意來源。

作為在「小戲園子蛋」中唯一的本土粵語話劇，五月十六、十七日的《去你的愛情》由香港黑目鳥劇團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將當代港男女的生活觀、戀愛觀呈現出來。

導演鄧世昌說，香港的戲劇能帶給廣東觀眾一種新鮮感，這次的劇作有別於傳統話劇，會用片段的方式來呈現演員的心理狀態。正因為相信廣州觀眾能像香港觀眾一樣，可以感受這種先鋒、實驗性的話劇，才把這部劇



香港黑目鳥劇團導演鄧世昌。

帶來廣州，要是帶這部戲去北京演出，估計台下的觀眾會吵着退票。這是香港黑目鳥劇團第一次隨潮流北上，鄧世昌認為，內地這個演出市場會是香港劇團的另外一條出路，但絕不是唯一的出路。相較之下，內地演員表演功力雖然紮實、穩定，可表演形式過於裝腔作勢，放不開身段來表演，在劇本創作方面又喜歡向經典致敬，缺乏原創作品。而香港演員接地氣的表演方式，在極具想像力的空間中總能激發出優秀的原創作品。

而內地的戲劇市場和香港非常不一樣，內地是由演出商來決定哪些作品可以上演，香港卻是政府間接建立起一個戲劇環境，不會干預創作的題材是否有商業價值，更給予一定的經費和場地支持，讓團體找到自己的路。鄧世昌感慨，作為戲劇工作者的他可以不用像內地的工作者一樣，急切地告訴大家一部戲的商業賣點在哪，也不需要近乎絕望地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取得最大化的成功。所以，對於內地這兩年的明星參與話劇演出的浪潮，他坦言在一味注重明星效益的前提下，也要理性認識這種內在的機制制約。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胡若璋

《天池小小說》獲微型小說年度獎

在剛揭曉的第十一屆全國微型小說 (小小說) 年度評選中，《天池小小說》獲優秀組織獎。

全國微型小說 (小小說) 年度評選是內地微型小說界一項權威賽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一屆，在內地以至世界華文文學界的影響力愈來愈大。評選委員會認為，

延邊的《天池小小說》注重反映當下人們生存狀態和精神追求的原創作品，洋溢着濃郁的東北風情和民族風情，又不失清新、時尚的現代氣息，在中國小小說界獨樹一幟，成為內地了解延邊文化的一個窗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艷利